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閔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

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謚法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

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

納故

疏

注季子至曰歸

正義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

曰歸

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

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

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

冬齊仲

孫來

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

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

疏

注仲孫至之志 正義曰傳稱仲孫湫則名湫

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而字仲孫也杜言以事出疆或使向他國因來省魯難非

齊侯命之使來來而不稱君命故不言齊侯使也諸侯之

卿例當書名此人還國使齊侯務寧魯難明年即有高子

來盟是齊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書其名嘉而字之杜

云稱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為字也

來者身來至魯是事實也省難心自省之是其志也雖志

在省難不告魯人云已省其難故經據實事但書仲孫之來傳尋仲孫之志言其來省難也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狄人伐

邢狄伐邢在
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敬仲管
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諸夏中國
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
之酖毒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
伯勞來諸侯之詩簡

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
所惡請救邢以從簡

書齊人救邢疏戎狄至簡書
正義曰戎狄之
心若豺狼之獸不可厭足也言其

當伐戎狄也諸夏之國皆親近之人不可遺棄也言其當
救邢也宴安自逸若酖毒之藥不可懷戀也言其當自勞

也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三勞來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
在外思歸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但
畏此簡書來告急耳諸侯有事則書之於簡遣使執簡以
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此簡書者同有所惡則相
憂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傳稱勤則不匱安則敗名齊
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安則自損其身故言酖毒以勸之
釋獸云豺狗足郭璞云腳似狗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釋獸
又云狼牡獾牡狼舍人曰牡名獾牡名狼陸機毛詩義疏
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
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二者皆貪殘之獸故比戎狄
也 注敬仲管夷吾 正義曰敬謚謚法夙夜勤事曰敬
仲字管夷吾名也 注諸夏至近也 正義曰此言諸
夏襄四年傳魏絳云諸華必叛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
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暱近
釋詁文舍人曰暱戚之近也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
言中國諸侯情親而路近

是以緩十一月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

孫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疏**注

重至成之正義曰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

固之杜以此傳四句相類間攜貳攜貳皆間之覆昏亂昏

亂皆敗之知此重固皆**閒攜貳**離而相疑者則**覆**

因之則非因重而固之**閒攜貳**當因而閒之

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晉侯作**

二軍晉本一軍見**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襄**疏**

兄畢萬魏犢祖父

注為公至祖父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

襄晉語云趙襄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為襄兄

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

生武仲州州即驪也杜以萬為驪之祖父依世本也 以

滅耿滅霍滅魏

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

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士蔦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

位以卿謂將下軍

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大

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

疏

注大伯至適吳 正義曰史記吳世家云吳大伯弟

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
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
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
季是大伯讓位適吳之事 猶有今名與其及也

言雖去猶有今名

疏

猶有至及也 正義曰言逃雖失
勝於留而及禍 國猶有善名與其留而及禍也何

者為勝勸
之使逃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

若祚大子其無咎乎

為晉殺申生傳

卜偃曰畢萬

之後必大

卜偃晉掌卜大夫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疏

萬盈至名也



正義曰以算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
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


是以往皆以萬為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
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是魏為高大之名

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

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

筮仕於晉遇屯  震下坎 之比  坤下坎 上屯 上比屯

初九變  遇屯之比 正義曰震下坎上為屯說卦云而為比 震動也坎彖云坎險也動而遇險有屯難之

象坤下坎上為比說卦坎為水坤為地水潤下而地受之相親比之象也 辛廖占之曰吉

辛廖晉  注辛廖晉大夫 正義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在晉

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

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

有周人二子適晉為大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
炫用服氏之說以為畢萬在周筮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
有姓辛而規杜
過其義非也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

昌
屯險難所以為堅固
比親密所以得入
震為土
震變
車從馬

震為車
坤為馬
疏
注震為車坤為馬
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
子占公子重耳之筮云震車也坤彖云利牝

馬之貞是坤為馬也下注震為足震
為長男坤為母坤為眾皆說卦文也
足居之
震為
兄

長之
震為
長男
母覆之
坤為
眾歸之
坤為
六體

不易
初一爻變有此
六義不可易也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侯之卦也
比合屯固坤安震
殺故曰公侯之卦
疏
注比合至之卦
正義曰震之為殺傳無

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為刑罰
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是震為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為殺

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後傳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疏必復其始正義曰萬是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當復其初始言此人子孫又將為公侯也及春秋之

後三家分晉而魏為諸侯是其筮之驗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疏注陽國至徙之正義曰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

陽是國名蓋齊人偪遷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喪畢三年

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

於大廟故詳

疏

注三年至示譏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

書以示譏 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禘祀為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玄以二祧為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謂大祖之廟為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闕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

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為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
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
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大廟今未可以
吉祭而為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
又云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

是其詳也

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

疏

哀

姜至姜氏 正義曰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賈服之說皆以為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故杜為此言以異之言外淫者謂與外姓為淫

公子慶父出奔

莒

弑閔公故

冬齊高子來盟

無傳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

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疏

注蓋高至美稱 正義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

侯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侯也往年仲孫
湫勸齊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侯使來平魯亂
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
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
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爲盟者
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
之意其盟非專擅也魯人不能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
貴之故不書其名子者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
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然則
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桓十四年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
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並爲來聘既
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爲

十有二月狄入衛

書

不能有其地例

鄭奔其師

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
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

在襄十三年

事以告

魯也

疏

注高克至魯也 正義曰此事詩序具焉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大

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衛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宜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于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鄭文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克既奔陳無罪可告故杜以為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魯史以為克若將師出奔是為弃師之道不書高克出奔而書鄭棄其師者案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是棄其師也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及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傳二年春號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

水出隴西東入河

水之隈曲曰汭

疏

注犬戎至曰汭 正義曰西方曰戎知犬戎是西戎別在中國者也

釋例曰渭水出隴西狄道縣烏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釋丘云隩隩厓內為隩外為隈李廵曰厓內近水為隩孫炎云內隈曲裏也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內為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

舟之僑

遂奔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

傳奪卜齎田公不禁

意以奪齎田齎忿其傳并及公故慶父因之

年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

時年九歲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杜知其不可故於莊公之末注言年八歲以異之嗣子位定於初喪言即

疏

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

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

位者亦謂初
立之年也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

于武闈

宮中小門
謂之闈

疏

注宮中小門謂之闈
曰釋名云宮中之門謂之闈

正義

其小者謂之闈小闈謂之闈彼就小門之內更別以為二
名大率宮中之門皆小故云宮中小門也名之曰武則其

義未
聞

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聞公庶
兄成風之子

共仲奔

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

及密使公子魚請

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
密公子魚奚斯也

不許

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慶父之罪
雖重季子

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
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

疏

注慶公至書卒
正義曰叔牙云慶

父材者始有宣慶父之心本其惡未幾見故季子隱之而書其卒若自死然慶父猶二君其罪已重書討當書其誅殺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在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書季子之孫終為孟氏是季子推親親之恩枉正法耳 閔公哀姜之姊哀姜之子也

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

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僖

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為

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父卜之

卜楚丘魯掌卜大夫

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

在右言用事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

朝廷執政所在



注兩社至所在封以為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包之以白

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

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當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觀也由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右廂也鄭玄考校禮文以為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

乃在雒門之外耳雒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于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執政之所也

在季氏亡則魯不昌

疏

正義曰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案傳子

般既死乃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乃致君死杜雖無注義必不然當謂季友子孫與魯升降從此以後季氏世為上卿終於春秋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為君何食以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

又筮之遇大有

䷍

之乾

䷀

有六五變而為乾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

變為乾故曰同復

疏

注筮者至君同

正義曰此雖六五爻變不取周易之文筮者推演

卦意自為其辭也雖是乾子還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

與君同也說卦乾為君父言其身之尊則云同復于父言其為人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為二也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遂以冬為名

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疏

正義曰陸璣毛

詩義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赤餘赤目赤頰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鶴有乘軒者

軒大夫車

疏

注軒大夫車三年傳稱齊侯欲諸大夫之

正義曰定十

軒故杜云軒大夫車也服虔云車有藩曰軒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玦與竊莊子矢使守莊子竊速也玦玉玦也曰以此賛國

擇利而為之賛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

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

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

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相為疏注

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熒

澤當在河北正義曰禹貢豫州滎波既猪導沈水入于河溢為滎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為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沈水入河乃洗被衛侯不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少亦稱滎也

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

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

告守曰不可待也中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

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

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疏**注蓋年十五六正義

相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兄知其蓋年十五六耳齊人

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

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栢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栢公

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甲立其年卒而

立文注廬舍至文公正義曰周禮秋官野廬氏掌
疏道路宿息地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是廬為舍也廬于曹者言隨宜寄舍耳曹邑雖
闕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丘也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
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
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

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今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

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

於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朋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復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疏**注歸遺至

門戶正義曰歸者不反之辭故為遺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國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并師五人必駕四馬故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是衣禪複具曰稱歸夫人魚

軒

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

疏

注魚軒至為飾

正義曰詩云象

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為飾陸機毛詩

義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班文腹下有純

青今人以為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

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

在數千里外可以知

重飾三十兩

以錦錦之熟細者重二丈雙行故曰

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兩三十兩

疏

注重錦至匹也

正曰云服虔云重牢也

三十匹也

孰細者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則五

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為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

匹偶

然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以而

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之而不能遠故清人詩鄭風鄭人爲之賦清人也刺文公退

使帥師而不召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赤狄別種也**疏**注赤狄至氏族正義曰狄有赤

臯落其氏族絕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此云

東山當在晉東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焉氏潞則上黨潞

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臯落氏知此亦在晉東是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里

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疏**注膳厨膳正義曰鄭立膳夫注云

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厨者造

食之處故云膳厨膳也禮記云文王之爲世子食上必在

視寒煖之節會下問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是大子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

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帥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宜號令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

國政正卿

師在制命而已

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

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疏

對曰告之至廢乎 正義曰克謂大子還曲沃告百姓以臨示下民之事并教之軍旅之法不共是二事為懼矣何

故憂其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

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注偏衣至公服 正義曰下云服其身則衣之純言此偏衣不純知其左右異

色也又云衣身之偏言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其半似公服也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

突御戎先友爲右

狄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

梁餘

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

羊

舌大夫爲尉

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

先友曰衣身之偏

偏半也握兵之要

謂佩金玦將上軍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

偏躬無慝

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

兵要遠災

威權在己可以遠害

親

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歎以

先友爲不知君心

衣身之章也

章貴賤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所

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賞以春夏

服其身則衣之

純

必以純色為服

用其衷則佩之度

衷中也佩王者士君子常度

今命以時卒閔其事也

冬十二月閔盡之時

衣之

服遠其躬也

老雜色

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閔之老凉冬殺金寒玦離胡

可恃也

寒凉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

雖欲勉之狄可盡

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

社

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有常服矣不獲而老命可知

也

韋弁服罩之常也老偏衣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尤奇無常

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

有心矣

有害天子之心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

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曰盡敵而反

曰公辭

敵可盡乎雖盡

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

違去也

狐突欲行

行亦去也

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

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寒薄也

疏

狐突至死之

正義曰傳之上下諸言某御戎某為右者謂國君自將此大子亦然者攝君之事故與君同文也傳歷言將帥御右者以下各有言故此舉其目先友不知君有害大子之心故推此衣佩以為善事勸之狐突歎先友不知君意乃極

言時衣佩三者反覆以答之罕夷唯舉服佩二事故云
奇無常金玦不復也其梁餘子養先丹木唯言服舉其重
者故子養云不復而老命可知也先丹木云是服也狂夫
阻之是皆勸大子之行也狐突以衆言同已故決意欲行
羊舌大夫乃以忠孝之事勸之使留名以意之所見故其
言或深或淺 注羊舌至軍尉 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爲
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名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生
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
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
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搗羊頭而示之
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或曰者
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服以至情也 正
義曰服以遠之覆上衣之老服也時以闕之覆上命以時
卒也上先時後服此先服後時者以下連老涼冬殺之文
又欲使冬殺與金窠相近冬殺是時故退之在下言老涼
則申上衣之老服也冬殺則申上命以時卒也老涼據服

冬殺據時耳金寒玦離申上佩以金玦也金是秋之寒氣
故言金寒也 注服宜至服器 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
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
社名爲宜周禮大宗伯以服膞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
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知服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
言受服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服器賜元帥也地官掌
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立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注阻疑也 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
是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
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臥疫號之爲狂夫止此
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
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
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劉以爲方相氏狂
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
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注曰公辭
正義曰言公辭者當以公賜之偏衣金玦推其義理原公

之意而為之作辭非
公出言作此辭也

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

昔辛伯諗周桓公

諗告也事在
桓十八年

云內寵並后

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

驪姬為內
寵二五為

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
為大都故曰亂本成

立可必乎

疏

注驪姬至本
成正義曰

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為晉發故劉炫云二
五嬖賤不得為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為大都而
杜云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
者今刪定以為辛伯之言雖不為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
當故杜以事託之二五為耦墜傷晉室曲沃疆大大子奔
之又築屈與蒲終為禍難但此據大子故以曲沃為文劉

君不達此旨而為規過違傳意也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

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疏**

孝而至罪也正義曰去則孝而安民留則危身召罪等與其危身以召罪也豈若孝而安民乎勸使逃也成

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北之占辭而

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

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大布羅布大帛厚縵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

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
材務

至任能正義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勸農業也通商通商販之路也貨利往來也惠工加恩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也敬教敬民五教也勸學勸民學問也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正義卷第十

不審

十九

相示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僖公疏

正義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

小心畏忌曰僖是歲歲在鶉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

北救邢

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魯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

疏

注齊師至邢地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為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

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此時狄人尚彊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



注邢

遷至邢地正義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文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言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強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
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疏

注傳例至師故
正義曰春秋之例

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摠稱諸侯公羊謂之
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
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
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
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
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
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關故摠稱諸侯此
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關摠書為貶故雖則煩
大而再
列三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
人以歸

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
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疏

注傳在至外薨
正義曰傳在閔

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
也夫人之薨例不書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

自行至夷遇疾而薨
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楚人伐鄭

荊始改號曰楚

疏

注荊始改號曰

楚正義曰此前常呼為荊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荊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荊伐鄭自爾至今不

知何年改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

于榿

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疏

注榿宋至盟告正

義曰經書會于榿傳言盟于犇犇即榿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犇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

推之會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鄆獲莒挈

鄆魯地挈莒子之弟不書第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獲例在昭二十三年

疏

注卿魯至三年

正義曰傳言

之臣為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棼則
是為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傳曰非卿也嘉獲
之也以非卿不應書經嘉季友之功能獲莒之大將故特
書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釋
例曰莒棼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
書之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

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
於廟而書喪至也齊

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
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疏

注僖公至闕文
正義曰齊人治哀

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
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
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
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爲貶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索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故杜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

關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掩惡

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疏

元年至禮也 正義曰去年八月閔公死僖公出奔邾九月慶父出奔莒公即歸魯言公出故者公出而

復歸即位之禮有關焉往年公出奔之故非言應即位之時公在外也齊小白陽生之徒皆出而復入經書其入僖公類之亦應書入往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國內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復入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禮居之 注掩惡至可也 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

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己之意而爲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暴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辟諱聖賢因

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為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為後法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掩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

教也

諸侯救邢

實大夫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

疏

注實大至之辭正義曰

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三國並稱為師皆是大夫將也實大夫也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也相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大夫將摠衆國而稱諸侯也先儒以為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此以異之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遷之無所私取

疏

注皆

撰至私取 正義曰邢人潰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爲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桓委任得人用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兵嚴整也

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疏

注侯伯至穀帛 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爲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但州牧於其竟內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 秋楚人

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 犂即檉也地有

二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

之



注虛丘至敗之

正義曰犂之盟也邾人在焉公

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成不

知虛丘誰地何故成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

成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

也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成

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皆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

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為不然故別為此說此說亦無所據

要其理當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

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

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冬

莒人來求賂

求還慶父之賂

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

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

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

來其求無厭故嘉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

季友之獲而書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

來其求無厭故嘉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

季友之獲而書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

田汶水北地汶水出

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疏

注汶陽至入濟 正義曰水北曰陽故知汶水北地釋例曰汶

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

從人者也

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
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疏

注楚丘至未遷 正義曰此決城邪也彼既遷訖乃為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邪邪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

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無傳反哭成喪故稱

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號邑在河東大

陽縣晉於此始赴見
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

人盟于貫
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疏

江人黃人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降而稱入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為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為國君親來赴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冬十月不雨

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君死國滅故傳言封

疏
注君死至言封正義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為封以記之故

建國謂之封國衛是舊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

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

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

請以璧馬假借也般梁傳曰借道平虞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

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彊諫

懦弱也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親而狎之

必輕其言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

自顛軫伐郕三門

前是冀伐虞至郕郕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共有顛軫坂

疏

注前是至軫坂

正義曰服虔以為冀為不道伐郕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

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

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實尚畏官之奇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號言己弱以示其

恥言虞彊以說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言虞

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今號為不道

保於逆旅

逆旅客舍也號稍遣人分
旅客舍以聚眾抄晉邊邑



正逆旅三

義曰晉語云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寧嬴氏知道旅是客
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固守之語知
其分依客舍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觀其此語則
號晉接鄰但向其都邑須過虞竟當以從彼詣號路遥山
險易來難往故也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

罪于號

問號伐已
以何罪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

喜

厚賂而
欲求媚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

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

晉猶主兵
不信虞

疏

注晉猶至信虞正義曰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號
未知誰為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為兵主

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也明晉實為主
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
先書虞賄

故也
先書之惡貪賄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黃

楚與國也始來服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

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內奄

官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
外則幸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

寵漏洩桓公軍
疏
注寺人至張本 正義曰周禮內宰

事為齊亂張本
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

之正內五人內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
之戒令內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內小臣
以下皆用奄人為官也鄭玄云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
人名貂勿童為內腎之官以為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
為腎貂焉此時為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
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

故言始以為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

晉十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

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

下五年晉冬楚人伐鄭闕章囚鄭聃伯經書

滅虢張本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

首月傳例曰不疏注一時至為災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書首月

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
不雨不復書八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
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
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既備
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不雨故杜云一
時不雨則書首月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又二年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二者皆摠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
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
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
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
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
歷時摠書賈逵取以爲說

徐人取舒

無傳徐國在下
邳僖縣東南舒

仕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

疏

注徐國至三年正義
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

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

土壤鄰接思啓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盪江相去甚遙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絕其國家有其土地難則稱滅易則為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為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是勝

六月雨

示旱不竟夏

秋齊

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臨也

䟽

注涖臨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涖盟

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言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

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

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為陽穀

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

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侯上卿詣齊受盟諫也楚人伐鄭鄭伯欲

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鄰難弃德

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蔡姬

齊侯夫人蕩搖也圉死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為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

遂伐楚次于陘

遂兩事之辭楚疆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

陵縣南有陘亭

疏

注遂兩事之辭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

正義曰桓八年祭公來遂

無向紀之心至魯始生意也穀梁傳曰遂終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為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

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桓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

如齊如此之類本謀為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

侯宋公盟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為遂故曰兩事之辭不別本謀與否夏許

男新臣卒未同盟而**疏**許男新臣卒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此

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成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同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然則或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注稱赴以名者公雖在軍死須相赴史得赴乃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

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親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注屈完至縣也正義曰公羊傳曰屈完者何縣也**疏**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

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
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
虔取以爲說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
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
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次覲覲教彊臣以專恣約之以禮
豈當然乎故杜別爲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
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觀齊之盛因則求盟盟
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完自來盟爲文穀梁傳曰其
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盟之宜自求與齊盟也完之
本意欲即盟於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
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
國佐如師不言來而此言來者彼旣云如師不須稱來此
不言如師故云來耳此旣云來盟不復須言及屈完盟彼
無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於此故文不同服虔
云言來者外楚也孺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目外之文
非別罪之所在君以言來即爲罪楚則仲孫高子之來也

復外齊而罪之平且惡楚者當惡其辟在蠻夷負齊人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欲何為也

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

疏

注受齊至七年正義曰

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直言及江黃者將思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徬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

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

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為主魯與江黃謀之然後共

伐故以與

謀為文

八月公至自伐楚

無傳告

葬許穆

于廟

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

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
十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

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
因齊處北海遂稱

所近牛馬風逸蓋末
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疏

注楚界至取喻
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

正義曰襄十

撫有變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
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

牡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
風逸牡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

喻不相
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

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疏

召康公曰康

正義曰謚法安樂撫民注五等至夸楚

正義曰

大公為王宮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亨侯為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疏

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

正義曰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

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

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大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
 繁七鉤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
 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邊八流以自廣計
 桓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
 界其東至于海當盡
 樂安北界之東界也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

菁茅茅之 **疏** 注包裹至未審正義曰禹貢荊州包匭為異未審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

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沛之以
 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菹
 菹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
 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
 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

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舡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疏

注昭王至

問之正義曰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立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為虛誠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舡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舡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疏

注昭王至受罪正義曰楚世家成主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

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師進次

于陘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觀疆

弱師退次于召陵

定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

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

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

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疏

注言諸至謙稱正義曰諸侯之

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宋陳衛鄭許曹桓公以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繼先君之好謙以自廣也

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雖大曰子於內自稱不穀禮記雖爲定例事在臨時所稱此齊侯自稱不穀襄王出奔亦稱不穀皆出自當時之意耳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

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

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雖衆無所用之屈

宗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

若出

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東夷

郊莒徐夷也觀兵示威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東方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

糧扉屨其可也

扉草屨

疏

資糧扉屨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

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為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扉屨

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楊雄方言云屣屣也然作之曰屣麻作之曰屣不借粗者謂之屣喪服傳曰跣屣者屣屣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定本為草屣

齊侯說

與之虎牢

還以鄭邑賜之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

不忠也

以濤塗為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也

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

王於是有所以褒斂

褒衣、服也謂加二等

疏

諸侯薨至二等正義曰

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

冬叔孫戴伯

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

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

之不吉筮之吉

疏

卜之不吉筮之吉 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卜不

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欲必尊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己心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玄云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貴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告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

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
崔靈恩以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
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
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
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性少牢筮皆
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

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疏

注物生至數短

正義曰筮

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
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
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周禮占人
掌三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
長者亦用此傳爲說按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
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含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

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一薰一蕕

十年尚猶有臭

薰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疏

專之至有

臭

正義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猶是臭草一薰

一猶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故善不能止惡而惡能消

善

注繇卜至之美

正義曰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頌舊

有此辭非卜人始爲之也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渝變攘除皆釋言文也釋畜云夏

羊牡獮牝殺則獮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獮爲美也變乃除公之美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 注薰香至難除 正義曰此傳之意言善惡相雜二字皆從草知是香草臭草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摠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爲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膺彼膺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必不

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

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太子母言求食

太子祭于曲沃歸

胙于公

胙祭之酒曰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疏

公田至亦斃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

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董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賈逵云董烏頭也穀梁傳曰以酖為酒藥脯以毒注毒酒至之惑正義曰毒酒經宿便

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為怪也姬泣曰賊由太子

太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

公叙其傅杜原款或謂

太子子辭君必辯

以六日之

狀自理

太子曰君非

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曰子其

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

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稱晉侯惡用讒書春秋從告

疏

注稱晉至從告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

之甚者是惡甚用讒殺太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傳稱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年死告稱今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曰晉魯父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王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為實誣加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

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疏

注伯姬至其子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

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

言來
耳
夏公孫茲如牟
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

自為
逆
疏
注叔孫至為逆 正義曰牟是附庸之國唯相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

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

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

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

止
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疏
注間無至世子 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言此諸侯還是上會

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為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為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為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也
逃例在文三年

疏

注逃其至三年 正義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眾輕身逃歸釋例曰

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杜
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
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
歸不盟公還先告會盟故後書鄭伯
楚人滅弦弦

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
縣東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無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
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

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
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疏

注虞
公至

為譏

正義曰害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
於傳六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絕忠諫諫者

所以安存社稷正祐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即為不
道於民是也惡人以執之也實足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
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
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

而不言滅罪。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脩虞祀。且歸其歲。於王。是之故。不以滅同姓為滅。謂不書晉侯名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周正月本十一月冬

至之日南極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視朝親告朝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書公之得禮。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春

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闕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為

備故也

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疏

辛亥至備故也。朔者月一日也。

正義曰。辛亥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

日也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太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既親自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若有雲物變異則是歲之妖祥既見其事後必有驗書之者爲豫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至日之禮也公常以一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 注周正至南極 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

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歷信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者杜推勘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歷同 注視朔至得禮 正義曰視朔考公如告廟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是其親告朔也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古之爲歷者皆舉其大數周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是故從前月初節至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餘也其日月之行天也日行遲月行疾每二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謂之一月故從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一日而不得周年故作閏月以補之計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九年爲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冬至爲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爲一章積章成

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爲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寒暑不失其時也所以陳敘時事於訓下民魯君不能常脩此事故善公之得禮也

注分春至其職

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

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啓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言物謂氣色者謂非雲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云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但出絕其學故莫能知焉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旣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

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親為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既視朔沒去公字乎荀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

來告

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蒍為二公子築

蒲與屈不慎寘薪焉

不謹

疏

注不謹慎正義曰不謹慎所為多寘

薪於中焉若今樅木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諫讓

士蒍稽

首而對曰疏

七蒍稽首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母稱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為拜手乃為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為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為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盡也大祝九拜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玄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肅拜今時擡也介者不拜說者又以為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手謂君答臣拜也臣聞之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讎猶對也

無戎而城讎必

保焉

保而守之

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

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

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詩大雅懷德以安則

宗子之固若城

疏

詩云至惟城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唯安矣

但能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

之

言城不如固宗子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尋用也

退

而賦曰狐裘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士為

自作詩也九茸亂貌公與三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

所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袪遂出奔翟法袂也**疏**注袪袂也 正義曰 禮深衣記云袂之長

短反詘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

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屈至肘則從幅盡於袖口揔名爲袂

其袂近口又別名爲袪此斬其袪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

羔裘傳云袪袂末鄭立玉藻注云袪袂口也但袂是揔名

得以袂表法故云袪袂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太子肅而立王子帶故齊注意王三子皆位正

桓師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義曰二十四年傳曰

昭公八年

王宗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止居于鄭辟
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
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
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
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太子之意故齊相帥諸侯會太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陳轅宣

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宣轅襄
濤塗

故勸

之城其賜邑

齊桓所
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

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

之美

樓櫓之
備美設

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為七年鄭
殺申侯傳

秋諸

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

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

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

可以輕輕則失親

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

失親患必至

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

師而歸楚闕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

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

陽縣南栢國名汝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

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疏**注輔頰輔車牙車正義

曰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

之名也類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公曰晉分為二名耳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

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謫適

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號仲號

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

叔皆號疏注王季至君字正義曰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號故亦以為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號君字也據

傳文鄭滅一號晉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云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為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藏於盟府

盟府司盟之官

疏

注盟府司盟之官正義曰周禮司盟掌

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勲功之事而得有二號之勲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

以勲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栢莊乎其愛之也其愛之也正義曰愛

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栢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當謂愛栢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

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栢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改字失真繆之甚也

不唯偏乎栢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親

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疏注栢叔至五年正

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栢叔之族從祖昆弟也唯言從祖昆弟者而略言耳公曰吾享

祀豈絜神必據我按借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性王無德則不

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疏**周書至絜物正義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祭仲之命文也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葵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為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絜師授不同

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絜此乃是物無德而

薦神所不享則此物不是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

以其族行

行去也

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疏

以其族行

正義曰晉語云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

國西界也、虞不臘矣

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

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

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

俗通云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

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

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

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

矣

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號國都在弘農陝縣

東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

龍尾尾星

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

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

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

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謡言也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嬖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

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

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

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鶉火中

必是時也

疏

童謠至時也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道遙然也於

時有童穉之子為此謠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為晨日月聚會為辰星宿不見為伏言乙日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貴貴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煒煒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 注龍尾至不見

正義曰東方七宿皆為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為辰昭七年傳

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早昧爽也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注戎事上下同服正義曰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注鷩鷩至世教正義曰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鷩首午爲鷩火已爲鷩尾鷩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傳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傳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爲傳說星也傳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焯焯然無光耀也說文云鷩毀齒也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鷩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鷩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爲文辭而羣聚集會成此嬉遊遊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博覽之士及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故書傳時有采用之

者文三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能懼思之人謂孟明之類也注是夜至在策正義曰以三統

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

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

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

命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疏

注虞所命祀 正義曰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内山川之神也既滅其國故代虞祭之

經六年春三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縣

秋楚人

圍許

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

無傳

疏

公至自伐鄭

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

溫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為義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

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

將奔狄邵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

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

不如之梁梁

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首止盟在五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與土功

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疏

注實新至諸侯人新築密已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

正義曰密是邑名鄭

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亦在鄭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

以新城為鄭之罪狀劉炫云元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秋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

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

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

許男面縛銜璧大

夫衰經士輿觀

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懸棺也將受死故衰經

楚子問諸逢伯

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

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



正義曰案宋世家

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子縛

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烹
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被之
被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
疏
注被除凶之禮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謂

之被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挑菊先設殯此亦當以挑菊被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無傳

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卿專利

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寧母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

齊

曹伯班卒

無傳五年曰盟于首止

公子友如齊

無傳罷盟

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

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競疆也憚難也

既不

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

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欲以申侯說

疏

心則至於病

正義曰競疆也言心則不能疆盛則當須屈服於人何得難於屈服之

病而不下齊

吾知其所由來矣

正義曰孔叔既請鄭伯下齊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於齊後更云吾

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說齊之事得來矣對曰朝不及夕何以

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

塗之譖也

濤塗譖在五年

初申侯申出也

姊妹之子為出

有

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

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

瑕也

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

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政狹法峻

既葬出奔鄭又

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

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寧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

齊受其方所當疏注諸侯至之物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蠙物男服

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貢者犧牲之屬蠙物然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

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

於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
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
既蒞諸侯情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惣帥諸侯尊
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
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鄭伯使大子
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

氏三族實違君命

三族鄭大夫

君若去之以爲

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以鄭事齊

如封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

守君命共時事

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

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

對曰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憖其

罪人以臨之

憖將領也子華好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

以大義為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

以示後嗣

列姦用子華

疏

注列姦用子華正義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寧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茲何以
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茲者
謂將用其茲謀故杜云列茲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
是會不列茲他國無事可記齊史無所可隱故下句言他
國記茲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茲之位

位會位也子華為茲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

所記君盟替矣

替廢也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

必不免

介因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

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閏月惠

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

襄王惠王太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

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

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

為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

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

室有難故

疏

注王人至曹地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

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爲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
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爲盟所以同罪王室天
子之臣不與諸侯共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
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
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
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歆故
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
睦杜云王叔桓公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歆尊卑
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
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
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
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旣無襄美亦無貶
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也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
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至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

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



注新服至乞盟正義曰

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列而別言乞盟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

夏狄伐晉秋七月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

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注禘

三至書之 正義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爲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爲此祭也大廟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旣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雖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

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

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

桑

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

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衆狄

恐怨深而羣黨來報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

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

年之言驗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

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

弗致也

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

寢不得

䟽

凡夫至致也

正義曰夫人薨葬之禮有赴

致也

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之禮加以薨

寢殯廟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尊死生之禮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于廟葬之不以禮也死葬非禮則先神恥之故不具四事皆不合致反哭者直爲書葬以否假使不書其葬夫人之禮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譏非爲死者之有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

注寢小至致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男子不

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旣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冬

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

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

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立庶

不順禮 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鄆二十七年于幽僖元年于榿四

年于召陵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是為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榿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為六同盟而規杜非也 夏公會宰周公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疏

注周公至葵丘 正義曰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昨知周公即宰孔也其官為大宰采地名為周天子三公故稱公

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
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
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恒宰渠伯糾
則必非長官亦稱爲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
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
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
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
稱字宰周公文承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
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
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
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
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

秋

七月乙酉伯姬卒

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
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

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疏

注公羊至之冠正義曰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下為殤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為之服成人之服禮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為夫厚之故我降之也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降之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禮諸侯絕旁期此為將嫁於諸侯故書其卒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為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丘

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疏

注夏會至與盟正義曰夏丘會後即盟不言諸侯

為閒無異事也此亦會後為盟固有伯姬卒盟會文不
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孔不盟於云宰
孔先歸不與盟者豈見厥無
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甲子晉侯佹諸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

疏

注未同至從赴

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正義曰甲子在戊

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
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
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
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
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故問乃稱日也文十
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
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
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
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
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史當推其日之

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
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
冬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

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未葬

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迄伯子男周唐王在喪稱子一人創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疏

注在喪至相接 正義曰既言桓公未葬即發在喪之例知其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故爲童蒙幼末之稱易蒙卦云匪我童蒙童蒙求我蒙謂闇昧也幼童於事多闇昧是以謂之童蒙焉曲禮曰夫人自稱於

其君曰小童鄭玄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己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不忍絕之稱也諸侯爵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產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尊絕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特爲公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之事既不爲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也然案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驪出奔陳杜云先君既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并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丈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

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荅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其公侯曰子乃是史書之文二者非相類之事而并爲一凡是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類相接耳非言小童是策書之例也釋例郊祭燕會例不云地祇及杓祠者經無其事故傳略而不言此王曰小童亦經無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例多故經無者略之此王曰小童與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雖無事亦連而言之釋例曰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儀制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叙親疎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是言獨爲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於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稱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云脩文公之好也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疏**注胙祭至王後正義曰傳稱大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此言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脰膾杜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脰膾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膾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曰天子**

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

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十七

曰耄級言天墜察不遠威嚴常在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白小

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以遺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昨於堂上**疏**

注天子至伯舅正義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

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注七十曰耄級等也正義曰釋言云耄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

璞云八十為耄釋名云八十曰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耄耄者耄之年齒既無明

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耄為老故以為七十曲禮升階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為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

進一等

注言天至曰咫

正義曰顏謂額也揚雄方言

云顏額謂額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頰河嶺淮泗之間

謂之顏魯語云肅慎氏貢楮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

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

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注小白至身也

正義曰諸自

稱余者當稱名之庾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

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

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下拜登受

正義曰覲禮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

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

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

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秋齊侯盟諸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

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

宰孔先歸

既會先諸侯去

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

晉侯欲來會葵丘

齊侯不務德

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在莊三十一

南伐楚

在四

年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言或

向東必不能復西略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在存

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晉侯乃還

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

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

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幼賤與諸子將藐

疏

注言

其至縣類 正義曰類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
幼是大小相去縣類也類諸孤者言年既幼釋縣類於諸

孤子之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

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生荀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子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之徒

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

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疏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正義曰意能欲使前言

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

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

雅言此言之難

難治甚於白圭

荀息有焉

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

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平亂也

高粱晉地

在平陽縣西南

今不及魯故不書

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卻芮卻克祖父從夷吾者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

入而

能民土於何有從之

能得民不患無土

齊隰朋帥師

會秦師納晉惠公

然朋齊大夫惠公夷吾

秦伯謂卻芮

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

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

疏

注言夷至勸秦正義曰秦伯問公

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為內主也對言夷吾

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

前易出無讎故此時易入言易

出易入以微

勸秦使納之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鬪不過

有節制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

夷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


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又曰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無好無惡不忌

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

自定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唯則至利也正義曰唯身有

則者乃能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
事常順天之法則而行之為此行者文王之謂也又曰人
行不僭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為人所法則言必為人
所法則也此二詩所云者無所偏好無所私惡不為忌差
不好勝人之謂也今其此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
以此而求安定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思不克上既

有無好無惡不覆之者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
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
能勝人此乃是吾之利也無好無惡言文王之行也不忌
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引二詩於前以此言結之 注詩大
至之法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釋詁文彼鄭
箋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是言闇行
自然合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合天地
法者即無偏好無私惡之謂也 注僭過至法則 正義
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
賊爲害也心有所忌則多過差志在陵人必多爲賊害下
云不忌不克覆述此文故言僭賊者皆忌克也 注其言
至吾利 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己志在陵人則人
亦陵己若使入皆忌之入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
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還來害己故以不能勝人爲是
也 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狄滅溫溫子

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

大夫荀息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

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疏**注弑卓至於昏正義曰傳於前年甚詳經以今年書之明赴以今年弑

也傳稱立公子卓以葬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

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

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為之傳奚齊是其

從君於
昏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

其大夫里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

弑二君故稱
名以罪之

疏

注奚齊至罪之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里克殺奚齊弑卓子皆書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為無道也殺大夫傳言不稱名者為無罪則稱名為有罪故

今稱里克之
名以罪之

秋七月夕人雨雪

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

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蘇子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疏

注蘇

子至九年 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溫故溫蘇遠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 夏四月周公忌

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

夫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塞

將殺里克公使

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

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已罪不

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不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以里克俱死

疏

欲加

至辭乎正義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無辭以罪臣乎言必方便有辭耳

晉侯改葬共

太子

共太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新城

遇太子

太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

而告之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請罰夷吾

將以晉

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歆饗也殄絕也

且民

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

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

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念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

信注下國曲沃新城正義曰曲沃邑也而稱國者



晉昭侯嘗以此邑封叔叔叔國之三十武公始

并晉國遷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舊國故謂之為下國也

夷吾無禮正義曰賈逵云肅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

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

曰無禮杜不為注當以鬼神之意難得而知夷吾無禮或

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神不至非族正義曰傳稱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

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農棄爲稷后土爲社社
稷功被天下乃令率土報功如此之徒非獨歆己之族若
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之神亦不歆
他族然則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
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突之言方改
圖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曲爲小惠豈有
一人冤枉即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
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爲之人能改易傳言鬼神所馮有時
而信非言此事實是天心不可執其言而以人事爲難也
七日至我焉 正義曰申生謂狐突云更經七日於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焉故杜云將因巫而見
注敝敗至而信 正義曰晉語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
而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
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不更厭正大命其傾倚兮

遠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愆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亦是申生猶念之事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

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

濟矣蔑無也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

冷至秦大夫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

鄭祁舉祁舉晉大夫 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左行共

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歎羆虎特宮山祁皆

里平之黨也

七子七
與大夫

平豹奔秦

平豹平
鄭之子

言

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

也伐之必出

大主秦也
小怨里平

公曰失衆焉能殺

謂殺

里平之黨

違禍誰能出君

謂豹辟禍也為明
年晉殺平鄭傳

疏

注三

子至之幣

正義曰曲禮云九以弓劍苞苴簞筭問人者
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下云幣重而

言甘故云問

聘問之幣也

七與大夫

正義曰周禮
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

主之謂之七與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屬申生
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與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

與大夫為申生報怨樂盈將下軍

故七與大夫與樂氏炫謂服言是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以私怨謀

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

無傳

過時故書

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釋經

書在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天

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受玉情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

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

為惠公不終張本

疏

天王至長世正義曰召武公亦名過周

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質也拜不稽首無其王也替質無鎮無王無人晉侯無王人亦將無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為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為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詳於國語而略於左傳

夏揚拒泉臯

伊雒之戎同伐京師

疏

伊雒之戎正義曰釋例曰諸雜戎居伊水雒

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

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臺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

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

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傳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

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偕公同盟齊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

也

楚丘衛國都郭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

疏

注楚丘至衛傳正義曰衛以二年遷於楚丘諸侯為之

築其城至此為之築其郭公羊傳曰郭者何郭也不單言衛而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郭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無經而為傳者其言必有所為故云為狄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

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

郢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

帶

子帶前年召戎伐周

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

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平和也前年晉

救周伐戎故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與周晉不和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

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傳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

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

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

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

職尊之職尊疏余嘉至朕命正義曰余朕皆我也乃女也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勲當女美德

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住居
女職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
管仲受下卿

之禮而還

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君子曰管氏之

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神所勞矣

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

見傳亦舉

疏

君子至宜哉正義曰丘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

其無驗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
注詩大至無驗正義曰詩大雅旱麓之篇愷樂悌易皆

釋詁文樂易言志度弘簡折樂而和易也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

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

雩無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

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

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

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

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

湫致之

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冬晉荐饑

麥禾皆不熟

使乞

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

言不損秦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不義故民離

謂百里與諸

平

百里秦大夫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伐晉

欲爲父報怨

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

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疏**晉苻饑正義曰釋

天云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苻李延曰穀不成熟曰饑連歲不熟曰苻注從渭水運入河汾正義曰秦都雍雍臨

渭晉都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

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邪鄆縣秋八月

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疏

注沙鹿至繫國正義曰公羊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服虔云

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為說也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要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為山名依漢書為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災為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為梁山沙鹿崩山崩必
狄侵鄭
無
冬蔡侯貜
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別言之

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

其人有闕也

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

國別稱人今此摠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疏

注闕謂至遷也 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

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摠云諸侯城

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知闕爲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爲惠不終故

摠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摠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

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是其摠言諸侯皆譏辭也十六年會于淮傳稱城鄆役人病不果

城而還亦是爲惠不終而淮會具書其人者淮之會爲謀
鄆且東略非爲城鄆而聚會既會之後乃欲城鄆而不果
本意不城鄆無可貶也先儒以爲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杜
據澶淵之會與此傳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釋例曰
傳減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云穀伯綏鄆侯吾離
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此皆諸侯貶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
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
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
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入
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摠稱諸侯此大
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按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
百數十年諸侯之訖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
此蓋當時告命注記之異非仲丘所以爲例故也

鄆季

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來寧不書

而後年書歸鄭更嫁之文也
明公絕鄭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

大咎幾亡國

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咎

疏

注國主至之咎正義曰成五年傳

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周語幽王二年西
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咎也卜偃明達災異以山崩
為亡國之咎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末學者所得
詳也釋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
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壤而自崩此
皆聖賢之讖言達者所宜先識
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
冬秦饑使乞糴于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慶鄭晉大夫

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號射惠公

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釋言既背秦施為怨以深雖與之釋猶無皮而施毛也**疏**注號射惠公舅正

義曰晉語云秦懿惠公命輸之粟號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

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號射為惠公之舅也**慶鄭**

曰弃信背鄰惠孰恤之無信惠作失援必

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

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深秦怨**慶鄭曰背施幸**

災民所弃也近猶辭之况怨敵乎弗聽退

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

也例在文十五年

疏

注諸侯至五年來朝傳曰禮也

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

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為禮此仍非禮也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

杜丘地名闕

遂次于匡

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

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

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

螽無傳為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鄆

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

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注夷伯至書字正義曰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疏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為冥

謂晝日間冥也杜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謚多連字稱之不知夷伯其名為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人是誰故漫言祖父耳謚

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為謚也伯是其字也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雷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劈歷而言雷電擊之者劈歷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是大夫既沒禮當

書其字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

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

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懷諫違卜故貶絕下然眾臣之例而不言

以歸不書敗績**疏**注例得至大崩正義曰諸侯與大

晉師不大崩夫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為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潁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

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

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

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

日官失之也**疏**夏五至失之正義曰桓十七年已有例此重發者沈氏云彼直不

書日今朔日皆不書故重發之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

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

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

詎無畜
羣公子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內
執政里平等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河外
河南

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
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疏

注晉侯
至女也

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

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
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夷吾
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
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舅二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馬遷之妄耳 注中大至平等

正義曰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執紼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

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 注河外至西南 正義

曰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號略號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

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

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城不可

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

城則在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數也 晉饑秦輸

之粟

在十三年

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四年

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

見雜占

疏

注徒父至言之

正義曰徒父以上冠名知

而言之

疏

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

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
雜占而言之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蹇射
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
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刪定以為此云涉河侯車
敗失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無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
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
人為筮且南國蹇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
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涉河侯車

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

巽下艮
上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
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

君其義欲以喻晉
惠公其象未聞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巽為
風秦象艮為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

取其材所以克也

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

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車

疏

汪秦伯至詰之

正義曰如杜此意則下千

三壞

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

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為侯者五等摠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為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為秦伯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者此

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注

巽下艮上蠱 正義曰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

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序卦曰蠱者事也

注於周至未聞 正義曰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

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蠱卦象

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

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別有雜辭此雜

辭不出周易無可據而推求故云其象未聞 注內卦至

晉象 正義曰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為內上為外

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為貞外為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

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為下體而以

上卦重之是內為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

物極則悔是外為悔也凡筮者先為其內後為其外內卦

為己身外卦為他人故巽為秦象艮為晉象 注晉侯車

三壞 正義曰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非謂晉

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

且晉之車惣屬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直三經敗壞乃至於韓

而晉始懼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

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

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此夷吾之多忌

步揚御戎家僕徒

爲右

步揚卻鐔之父

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名小駟

慶鄭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

與外彊中乾校戾也僨動也氣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

實乾



亂氣至中乾正義曰言馬之亂氣校戾而僨血偏身而動作張脉動起外雖有彊形而實乾

竭蒲陰為陽內為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脉必張竭外言張脉也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為力故內潤則

起故乾則弱言乾竭者竭彊內盡也內乾則力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

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

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

謂奔梁求秦

入用其

寵

為秦所納

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

不可狃況國乎

狃快也言辟秦則使快來

遂使請戰曰寡

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

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

列位也

苟

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得囚為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

九月十三日

晉戎馬還

寧而止

淳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

疏

注九月十三日正義曰以經書十一月

壬戌恐與經壬戌相亂故顯言之

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是也公號慶鄭慶鄭

曰復諫違卜

悔戾也

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

止之

輅迎也止獲也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

晉侯以歸

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

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

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

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突不寐而與袖言故謂之妖夢中生言帝許

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

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

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瑩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瑩康公名弘其母弟

也簡璧瑩弘姊妹古之宮闈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

免衰經遺喪之服令行入服此服迎秦伯且告

將以取

疏

注瑩康至得通正義曰文十八年秦伯瑩卒即此康公也瑩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

弘是懿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大
子懿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爲女也此言登臺履薪
是自囚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栢
之以棘以此二文知古之宮闈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絕之
俗本作履者履是在足之服故踐者亦稱履是以誤焉定
本作履薪注免喪至自殺正義曰初死則有免服成
則衰經皆爲遭喪之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相見不以王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
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
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
巾擲社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
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
此注服虔解詎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
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
亦無之也今定本亦無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王

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

諸靈臺

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

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大夫其何有焉

何有猶何得

且晉

人感憂以重我

謂反首拔舍

天地以要我不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消食

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任當也

公子執紼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

公子執紼秦大夫恐夷

吾歸復相聚為惡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

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祇適也且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

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

無怙亂

恃人

亂為己利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卻乞晉大

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

子金教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上貳圉也

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

眾皆哭

哀君不還國

晉於是乎作爰

田

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

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

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征賦也繕治也諸侯孺子大子圉

諸侯

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

玉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疏

作爰田正義曰服虔孔

晁氏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爲易謂舊入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作

州兵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

州長治之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史蘇占之曰

不吉史蘇晉卜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

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盍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

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

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歸妹之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

睽猶無相也

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助也

震之離亦

離之震

二卦變而氣相通

為雷為火為羸敗姬

秦

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為羸敗姬

車說其輶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輶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

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

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睽上九爻辭也處

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姪其從姑

震為木離為火

火從水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質秦

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奔其家

述亡也家謂子國歸懷嬴

明年其死於

高粱之虛

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

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曰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

歸趣他皆放此

疏

遇歸妹之睽正義曰兌下震上為歸妹震為長男兌為少女兌說

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嫁妹之象婦人謂嫁為歸故名此卦為歸妹兌下離上為睽兌為澤離為火火

動而上澤動而下非離之象故名此卦為睽睽乖也史蘇至之虛正義曰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

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為虛實為睽唯倒其句改兩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

衍卦意而為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為繇故云其繇曰刲刺也睽賜也刺所以求血士刲羊亦無血筐所以

承賜女承箚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鄰國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父變爲睽歸妹之值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爲離離還變爲震震爲雷離爲火震變爲離是雷變爲火以其雷爲火爲此羸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爲車則脫其輹離爲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是爲火則焚其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丘邑也以其變爲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絕失位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遇寇難則張之弧弧弓也遇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從姑言兄子其當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逋亡逃歸其本國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於高梁之虛筮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 注周易至

士女 正義曰易之爻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盍知盍是血也睽

賜釋詁文剗刺也厨宰男子之事故剗羊士之功也筐篚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陽乃爲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爲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求無獲故下剗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震爲離離爲中女故稱女承筐震爲長男男稱士故爲士剗羊王弼以允爲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爲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剗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爲戈兵允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剗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剗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士剗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剗無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爲離卦自有士女之義今杜云離爲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此承筐之象旣爲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

當卦爲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爲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爲戈兵用變爲說也 注將嫁至

報償

正義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

不知其象何所出也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甚迂杜言虛而不經謂此

類也

注歸妹至助也

正義曰杜意嫁女而遇駢離之

交即是無相助也不知其象所出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

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注二卦至相通

正義曰

爲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通則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

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

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

注羸秦至

敗姬

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

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羸敗姬

注

輶車至宗邑

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輶車下伏兔也今人

謂之車展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

丘衆之所聚爲邑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爲車也說卦離爲火也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爲陽位二四上耦爲陰位在離則變爲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

注此睽至之象

正義曰睽卦上九云上九睽孤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

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謂見寇而張弓故曰遇

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

曰寇張之弧

注震爲至質秦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

妹爲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注逋亡至懷羸

正義曰桓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

室室家通言耳夫謂妻爲家棄其家謂棄其妻故爲懷羸

也子圉以十七年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遁也
注惠公至放此正義曰圉以二十二年歸二十三年

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公于高粱是爲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云惠公死之明年者以二月即死據夏正言之猶是逃歸之明年也但周正已改故以惠公證之耳春秋筮事旣多此占最少其象故杜因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易則不可得知本意所取不在周易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則象非其類事非其實全構虛而不經故略言歸趣而已不能盡得其象也陰陽書以爲春則木王火相土

死金囚水休時曰王相謂此也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

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

筮數所生雖復不能從史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

沓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

所主作因以諷諫意

疏

韓簡至何益正義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

公有以召此禍也

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著揲以爲卦是筮以陰陽著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既爲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適立庶之敗德

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嫁女於秦見於著非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 注言龜至益禍 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而生也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著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象者上摠論卜筮故龜筮並言當時唯筮伯姬故下直舉數耳 詩曰至山人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妖孽非是下自上天今小人傳傳皆相對譚語背則相憎主於競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言善惡由公耳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

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疏

注隱惡至為深

正義曰隱訓惡也隱蔽之惡不見

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罰所能加也

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穢行之人使自懲肅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欲以懼愚人也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事謂身為惡行神必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此事為深因此遂汎解春秋諸有妖祥之事皆為此也冬宋人伐

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恃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

于王城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

痛其親為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

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毒謂三施不報

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

一役也

言還惠公位諸侯威服復可當一歲之功

疏

注言還至之功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

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

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刺何肯納也故杜別為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為殊絕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

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焉

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

蛾析晉大

夫對曰陷君於敗

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

敗而不死又

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

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

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

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

子紂之庶兄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司焉

正義曰唐叔晉始

疏

正義曰唐叔晉始

封之君晉世家文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為父也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杜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遷注莊子云晉餘箕子名不知其然

否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